

想走就走，我要我的自由！

张小砚——著

走吧 张小砚

KEEP WALKING
ZHANG XIAOYAN



摩托行记



向西二万里



83元走川藏



一包棒棒糖

张小砚——著

走吧

张小砚

KEEP WALKING
ZHANG XIAOYAN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吧, 张小砚 / 张小砚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39-4655-4

I. ①走…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024 号

走吧, 张小砚

著 者 张小砚

责任编辑 贺 星

策划总监 李耀辉

策 划 马 旗

装帧设计 Qiao 巴斯光年 Work shop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010) 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655-4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自序

话说，两个多月前的一天，天气很热，我穿了双人字拖鞋就踢踢踏踏上路了。

原计划是去汶川看看孩子们，去年5·12在那里做志愿者。成都过去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预计待三天就回转。谁知一到汶川方过4个小时，彻底关大桥就被飞石砸断，断了返程的路。当即往茂县走。路上又听说成绵路塌方过不去，于是又往北转。越走越远，三天短途探访计划变成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流浪。去汶川的时候三个人，慢慢都在路上走散去。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

往北走了几天，天气冷了起来，扔掉拖鞋，买双鞋继续上路。再走愈冷，买了外套和长裤。越走海拔越高，晒得像黑炭，在路边买了顶草帽继续走。嫌搭车不自由，又买了辆摩托车往西藏骑，无驾照无行驶证，一路被警察追，扣过车子，进过局子。路过波密，听说墨脱很神奇，二话不说骑着摩托进墨脱，一路摔了几十跤，魂飞魄散，肝胆俱裂，嘎龙山上还遭劫。所幸命还在，于是拖起车子继续上路。一路翻山越岭，时而暴雨倾盆，时而骄阳似火。终于在8月骑到了拉萨，弹尽粮绝卖摩托车，继续闲逛，前藏、后藏，逛到身无分文。在大昭寺前乞讨得114元8角，开始往回混。

回去路上，该干的，不该干的统统干了。沿途和藏人赌台球赢吃赢喝，还赢了一匹马，也差点输了终身。帮喇嘛背柴火换大饼，朗玛厅喝酒闹事被藏人拔刀追砍。

住不起客栈，和磕长头的人混过帐篷……走一段路，搭一段顺风车，摩托车、大货车、拖拉机、越野车、农用三轮车、马匹……路上跑的除了人没有搭过，搭遍所有能遇见的交通工具。还狭路相逢一康巴汉子，顺便谈了场恋爱。

一路走一路混，跟当官的混，跟江湖扛把子混，跟乞丐头子混，跟牧民混……混遍藏区。昏天黑地终于混回了家。口袋还剩 31 块钱，从拉萨到成都两千三百多公里只花了 83 块钱。尤其是一称体重，发现竟然没有缺斤少两。大为自豪。全部行程一万七千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为免忘记，特作《走吧，张小砚》，将来老了可以和子子孙孙吹吹牛，话说你奶奶当年……

—— 张小砚

目录

自序 01

- [1] 你好，汶川 /1
- [2] 风从哪里来 /3
- [3] 计划不如变化快 /7
- [4] 拐了一群人去草原 /10
- [5] 仓央嘉措情歌 /16
- [6] 不如我们去西藏吧 /21
- [7] 见与不见 /22
- [8] 卓尔基官寨的外面 /24
- [9] 与牦牛初相识 /26
- [10] 从 135 块到摩托计划出笼 /28
- [11] 能信任陌生人吗？ /30
- [12] 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 /36
- [13] 请问，西藏怎么走 /38
- [14] 世间安得双全法 /45
- [15] 你为什么当和尚 /49
- [16] 巴塘有恶狗 /53
- [17] 山寨骑士 /54
- [18]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59

- [19] 女士匪遇见混混巴桑 /61
- [20] 墨脱人话墨脱 /65
- [21] 骑着摩托进墨脱 /69
- [22] 相逢意气为君饮 /76
- [23] 跋山涉水喂蚂蟥 /81
- [24] 东南亚的雨 /85
- [25] 居住在门隅的人 /86
- [26] 人生只若初夜 /92
- [27] 门巴的泉水和毒王 /96
- [28] 墨脱销魂夜 /100
- [29] 远游何处不销魂 /103
- [30] 一百个美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 /107
- [31] 棒棒糖换汽油 /109
- [32] 嘎龙山遭劫 /110
- [33] 江湖依旧好 /114
- [34] 小镇朗玛厅 /115
- [35] 有人在路上有人在天堂 /120
- [36] 边走边爱 /124
- [37] 梦里出现的人，醒来时就该去见他 /127
- [38]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32

- [39] 远行万里如闲庭漫步 /135
- [40] 日喀则的扎西 /137
- [41] 决战米拉山之巅 /140
- [42] 拉萨 /143
- [43] 两枚调性不同的骑手 /145
- [44] 无厘头梦境现实重现 /148
- [45] 我悄悄地来，正如我悄悄地去，不花一分钱 /150
- [46] 23 号房的两个怪叔叔 /152
- [47]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155
- [48] 和好不如初 /157
- [49] 卖马沽酒送战友 /159
- [50] 岁月老在途中 /166
- [51] 藏北流浪艺人 /169
- [52] 那曲国际俱乐部 /172
- [53] 德吉餐馆的姑娘们 /175
- [54] 望湖 /179
- [55] 恋恋风尘 /180
- [56] 拉萨江湖夜 /182
- [57] 无证驾驶被拘 /189
- [58] 山南，山之南 /192
- [59] 大昭寺扛把子 /195

- [60] 跟“畜生不如”谈生意 /199
- [61] 从他故乡来的磕头人 /206
- [62] 尘世如潮人如水，不胜相逢一场醉 /211
- [63] “畜生”莫问来处，无赖不看岁数 /216
- [64] 随遇而安 / 220
- [65] 流浪汉也有一颗温柔的心 /225
- [66] 衣上征尘染酒痕 /233
- [67] 路短情长 / 239
- [68]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243
- [69] 所有的朋友都曾都是陌生人 /246
- [70] 江央，再见 /249
- [71] 搭车遇见大佬 /252
- [72] 我想吃肉 / 256
- [73] 寂寞高手重出江湖 /259
- [74] 路遇装 B 犯 /262
- [75] 人在江湖漂 险些就挨刀 /266
- [76] 我拿终身赌匹马 /269
- [77] 草原上有一条叫雨水的河流 /276
- [78] 似水流年 / 280
- [79] 不走回头路 /282
- [80] 如美月似刀 /284
- [81] 你来看花时 /286
- [82] 万水千山来赴约 /290
- [83] 康巴情人 / 296

[1] 你好，汶川

2009年7月24日 汶川

有一次，我穿了双拖鞋出门，走啊走啊……不知道怎么就信马由缰走到了西藏。很久很久以后，又千辛万苦一路流浪到了成都。

出发前送去干洗的衣服，回来却发现干洗店已经改成了粮油店。我望着菜油、色拉油、花生油凭吊良久……忽然悟到，紫霞仙子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我猜到了故事的开头是悟空，却猜不到故事的结尾是悟能。

话说，那天中午，我穿了双拖鞋就踢踢踏踏上路了。打算去汶川进行为期三天的回访。去年5·12地震后，我和阿亮在汶川龙溪乡和草坡乡各村办了七所帐篷学校和一所幼儿园。一年时间晃眼即过。受去年一同做志愿者的朋友们和捐赠者所托，前去汶川做回访工作，也去看看大家最牵挂的直台羌族孩子们。计划三天完成回访计划。阿亮和志愿者沈前各自从上海、江苏赶过来和我会合，一同去汶川。

那天，我又赖床，赖到中午。阿亮和沈前到我住处将我拖起来，我只好睡眼惺

松地踢踏着拖鞋和他们上路了。滨江东路太难打车，猛烈的阳光下，我们像烧烤架上的三尾咸鱼。

到都江堰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找人一打听，说快的话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就到汶川。可惜我们没搭到这么神奇的交通工具（他说的可能是飞行器）。大巴车在路上足足摇晃了九个多小时才把我们送到汶川。三人没准备任何吃的东西，饿的奄奄一息。在车上看别人啃鸡腿，忍不住地咽口水，哀哀对阿亮说：“我也想吃。”阿亮哭笑不得，不知道如何安慰我这个大号儿童。

映秀堵车堵得无边无际，让人一看顿时灰心丧气。我丧气地对阿亮说：“但愿地震两周年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能抵达汶川，不过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饿死了。”天黑的时候，我们的车队终于蠕动到了彻底关隧道。可怕的隧道长4公里，简直如人间地狱，四周堵满了车，到处都充斥着汽车的尾气，让人呼吸困难，刺得我眼泪横流。车上一个婴儿，先还听到哭闹，后来一点声息都没有。我看他妈妈将他裹得很严实，成人这样都喘不过气来，张着嘴都呼吸困难。更何况那孩子头上还搭着厚厚的毛巾——我一直疑虑孩子是否会闷死。

沈前是学化学的，我问他这样浓浊的空气，这么多尾气，如果有人抽烟，会不会发生爆炸。他考虑了一下，用非常专业的腔调说：“不排除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汽油燃烧不充分……”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很多专业术语。总之，我明白了，爆炸是有可能的。我顿时多了一层恐惧。怂恿他们和我一起下车徒步，走出隧道，在隧道口等车出来。

我们几个背着包下车了，跟随着往外走的人群闷头赶路，渐渐走散了。我一个人在后面也可能在他们前面，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往外走。拖鞋几次离我而去，我不得不跳着脚、点打火机找我的鞋。狼狈不堪。

彻底关大桥上也是长得不见头尾的车河，堵得一塌糊涂。到汶川已经凌晨一点多，那时候我们只顾埋怨这个路怎么和去年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糟糕，却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

清晨，还在床上，去年做志愿者的朋友发来短信“你们到哪里了？今凌晨彻底关大桥塌了。”我一个激灵，从床上跳了起来。惊恐地叫醒沈前和阿亮，给他们看短信。他们不信，马上出去打听消息。果然，凌晨四点多的时候彻底关大桥被飞石砸断，带着8辆车掉到岷江里去了。现在那边已经封了起来，在打捞失事车辆。

好幸运啊！我们在桥断的四个钟头前过了彻底关大桥。看来命运之神一直在眷

顾着我们。去年在汶川做志愿者的时候，多少次这样幸运，我已经不记得了，塌方总在我们走之前或走之后，绝对不会在我们头顶塌下来。余震总是在我们经过坝子的时候震，从不在我们睡在危房的时候震。危房，当然也在我们离开它庇护的时候才悠然倒下。

吃早饭的时候，发现一碗阳春面要十块钱。我抱怨怎么这么贵。老板悠悠道：“贵？彻底关大桥一断，清晨菜场的蔬菜就从两块涨到五块一斤了。早上多少人都抢，跟世界末日一样。桥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汶川的供给就靠这条路。接下来什么都会涨价。一碗面卖到 20 块钱也有可能。你没看到加油站那里排满了车，油马上就加不到了。路不修好，汶川又成了孤岛。”

我不说话了，这次出门没看日子，一过桥桥就断。暗暗盘算着，得赶紧多吃点，吃早点，接下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我发现经历过地震的人，内心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情绪，尤其跟吃有关。我跟阿亮说今晚我们吃火锅吧，我看到这里有刘一手火锅店。

[2] 风从哪里来

2009 年 7 月 25 日 汶川龙溪乡

雨，一直下到下午才停，我们搭车去龙溪乡，拟完成去年未完成的心愿，那就是爬到直台山上，看看我们的羌族学生。到汶川后打听才知道，说专家论证那里不适合生存，直台村的人全部移民走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上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天黑前下不了山非常危险。但是我们不远千里来了，不去总是心里不甘心。

开车的司机是羌族的小伙子阿天，努力劝我们不要上山。车上老乡听说我们要上直台山也劝我们不要去，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路也塌完了。今天还下了雨，当地人不会在下雨后上山。外地人又不熟悉路，而且都已经快四点了，天黑前肯定下不了山。耽搁在山上很危险，山上也没有信号打电话。

但是阿亮不知从哪里来的把握，说：“山上肯定还有人，世代居住的地方，难

以割舍，肯定还有些不愿意搬走的人留下来。”（以后的路上我时常听到他这种不靠谱的自信，几次差点害死我们。）

我是人来疯型，马上积极响应。约阿天傍晚来山脚等我们，带我们回城。阿天虽然答应了，但是眼神看我们像看三个精神病患者一样。他叮嘱我们上山的时候抄近路，爬上去，下山的时候走盘山路，路虽远，但是好走一些，安全第一。因为那时候天肯定已经黑了，不可能走小路直上直下。

四点一刻开始上山，转到河对岸一个废弃的水电站房子后面，有条杂草丛生的小路陡直向上，往山上延伸。我勇猛得很，呼呼地往上爬。把沈前和阿亮甩在后面。阿亮唤我慢点。我得意地说：“万一我掉下来你还能接住我。所以我要爬在前头。如果你在上面掉下来，直接把我和沈前都砸落山涧。”

山路很陡，我手脚并用，像猿猴一样。突然想起小时候读的课文，好像是《冯永贞》那篇，里面讲到攀爬，“疾如蹊猿”觉得自己很强悍，忍不住得意起来，只是指甲缝里全是泥。

每每一抬头，看到山顶的寨子还那么远。阿亮总是胡乱说：“砚台，你看我们已经爬了三分之一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到山顶了。”一会儿又说：“你看起来越来越近了。”

一个小时后，他不太说话了，因为离寨子还很远。

当地人爬小路上去据说要两个多小时。我们预计三个小时无论如何必须上山，那时候应该是七点钟。这边八点钟天就完全黑了。

沈前同学估计心肺不好，脸色煞白，落在最后望都望不见。我虽然个子瘦小，还能坚持，几次爬到高处，还能上气不接下气地唱歌给下面的同伴打打气。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爬到了寨子上。要不是我们企图抄近路，又折回来，能节省2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的爬行速度已经接近当地人。我们一算时间顿时又得意起来了。

但是，越往上走心越凉，这里真的没有人了。家家户户门都大开，无人居住的寨子，杂草疯狂生长。很多人家大件的家具运不走，扔在家里，已经开始破败了。路上遗留了一些背笼、竹器家什、摔破的碗碟，能感觉到直台人迁移时的慌乱与茫然……

人家门前的树上结满了苹果，去年孩子们时常带果子来送我们。失去孩子的果树，即使果实累累也显得凄凉。想起最后一堂课，羌族小女孩何美美写了一封《给苹果树的信》，她说：“苹果树，你要好好开花好好结果，我要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那封永远不会抵达的信，触动了每个志愿者的心。善意的传递，最后会由谁来回应呢？一定要有谁来回应吗？如果没有人回应，还会为自己的这种善意感到幸福吗？

空寂无人的寨子，在黄昏显得非常阴森。我爬到高处一户人家屋顶上，冲四面大喊：“喂！山上有人吗？”让阿亮他们也跟着喊，朝不同的方向大喊。

隔了一会儿，山顶隐隐传来声音：“你们找哪个？”

我们三个人顿时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循声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哇哇喊着，好让人家定位我们。终于在荒草中，某个人家的屋顶上，我们接上头了。是在山上放羊的人，看到我们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也很高兴。他告诉我们山顶上还有两个人。他们三个人在这里放羊，村里人搬走后，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上山来。

跟随他去山顶放羊的地方。阿亮很得意，说：“我就说了，山上不可能没有人嘛。这里的资源养活一村人难，但是养活少部分人还是很充裕的。而且这里这么多果树和花椒，全部扔了太可惜。肯定有人留下来的。”他说的也有理，不过少部分人也只是这三个无家无当的光棍在这里而已。

终于爬到了山顶，牧羊人刚做好土豆糌粑。盛情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当下也不推迟，让沈前把我们背包里的吃食拿出来共享之。

天渐渐黑了，山顶上风很大，瑟索不已。抿了几口他们碗里的白酒。入口很醇厚，是当地酿的米酒。夜色渐渐浓了。

窗台上竟然有一个小小收音机，飘出邓丽君的老歌《风从哪里来》。风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此时此景，简直太时空穿越了，我记得五年前在广州客村小巷居住的时候，隔壁姐姐总爱哼这首歌。她长着一张类人猿的脸，然而声音却很温柔。

匆匆吃完，赶紧下山。放羊人也不挽留，只说，走不下去就回转在山上过夜，明天再下去，这里有铺盖。然后三个人送出来，为我们指了下山的盘山路。我们一路疾走，转过山口，看到三人仍站在风中目送。

约摸半个钟头，天黑透，竟淅沥下起雨来。我暗暗叫苦。阿亮说既然下雨了就不要下山了，回转山上住一晚，明早再下山。摸黑下山怕泥石流或者塌方。我安慰他：“我在汶川向来运气好得紧，这次重来是客，一定不会有事情的，放心，一会儿雨就要停。”阿亮对我这种不靠谱的话，随声附和，说：“对，跟着砚台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记得有一次天黑了，我们还在路上，你说，‘只要我在路上，就一定还有车经过这里的’，后来果然有车带我们回草坡了。”

就这样胡乱安慰着彼此，一边下山。说来奇怪，雨下了十几分钟后竟然真的停了。

盘山路大概八九公里。路基很多地方都被泥石流和塌方掩盖了，我们手脚并用攀爬过去。没有人抱怨，互相打气，开着不太好笑的玩笑。

沈前突然担心说阿天如果不来接我们的话，怎么办？就算下了山也回不去啊。

我也没有把握，电话又没有信号。说：“下去再说嘛，总不能停在半山。”

如此，艰难行走了两三个小时。转过一个弯道的时候，看到远远山脚下有灯光，叫阿亮看，是不是人家的灯火，阿亮惊喜地喊道：“是车灯，一定是阿天在等我们。”顿时大家都有了力气，加快速度下山。

下山后，果然是阿天，他一直亮着灯，在下面等我们。他担心我们出事情：这么晚还没有下来，犹豫着要不要找人上山去寻。见到我们就笑了，那笑容非常温暖，在灯光里非常明亮。

我们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上了车，路过一个村寨的时候，坝子上竟然有歌舞。阿天见我回头张望，便将车停下，让我去看。我觉得太麻烦他了，推辞说不去。阿天温和地说：“没关系，你们高兴就好。”停了停了，又轻轻的说了句：“感谢你们 5·12 的时候帮助了我们。”

彻底关大桥断了，城里物价飞涨。许多车都停在路边，因为没有汽油加。汶川暂时又陷入盲区。我们对汶川也疏远起来了，人是最大的因素吧。汶川，汶川，唉……不论如何，这都是令我们终身难忘的地方。完成回访工作，我们决定迅速撤离。彻底关桥断，都汶路不通，我们决定往茂县那边走，过松潘走成绵高速回成都。也通知其他志愿者不要赶过来了。

谁知这么一走竟然越走越远，走得一发不可收拾——从四川走到了西藏，从夏天走到了秋天，走了一万七千多里路。从三个人，走到只剩我一个人。从正经游人落魄成沿途和藏人赌球混饭的流浪人。

[3] 计划不如变化快

2009年7月26日 松潘

傍晚时分到达松潘，古城墙看起来很巍峨。城墙头上有巨大的石头人，穿的像是唐朝的装束，这古城难道是唐朝时候就有？那应该很古啊。不过，这个砖好像是现代的嘛，不会是仿古街吧？我装模作样和阿亮叽叽呱呱八卦着。

嘻嘻，原谅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囡囡啊……谁让我读书的时候光顾着苦练台球去了呢。

这个地方很冷，我只有短袖T恤，冻得抖抖嗦嗦，鼻水横流。在车站买票时，听说成绵公路塌方，路不通，这几天都没有车。如此，要回成都，只能转道马尔康，走康定雅安一带转了。我们几个人沮丧地坐在路边商量咋办，直后悔这次出行没看好日子。

这叫什么事啊？过桥桥断，走路路断。

但是吃饱了以后，窝在毯子里的时候，我的乐观主义精神又上来了，提议大家开个会。既然如此，不如顺便去若尔盖骑下马，再回成都。我胡乱吹嘘了一下若尔盖草原的美丽，把华丽的辞藻统统堆砌上来。阿亮顿时来劲了。问在哪里，我随手指了个方向，说很近，就在松潘不远处。沈前激动地说：“那砚台你带我们去玩吧，你去过的吧？”我嘻嘻笑着哼了一声，模棱两可。哈哈，我哪里去过啊？只是有次听同事跟人讲电话，说起过这个地名，说可以骑马。从此，我就有了这个印象——若尔盖＋草原＋马。这几个关键词足够了，足够为之走一趟。

于是，我们的计划临时改成骑马了。

三个兴奋得头脑发热的人马上上街去找店子买防寒衣服。各买了件外套。我还买了瓶防蚊水，估计草多的地方应该蚊子不少吧。

采购回来，阿亮仍未尽兴，拉我去见识一家享誉全球的藏式按摩店。（这店里接待了全球各个国家无数的游客，在网上很有名气——吃饭的时候听隔壁桌游客聊

天知道的。)

该店镇店之宝，乃是叫小米的盲人。小米给我们说起按摩的手法以及手，技术和工具的关系。有些手天生硬而冷，技术再好，手感总归要差一点。而小米的手即使寒冬，也温暖如年糕。(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又软又暖和的感觉，只觉像小时候吃过的年糕。)

强烈要求看看小米的手，果真天生一双好手，细腻且绵软温暖，看来天生是吃这碗饭的。得寸进尺，央求小米帮我捏捏肩。一捏之下果然销魂啊……只可惜阿亮先抢到了他。

小米一边给阿亮按摩，一边聊起自己学按摩的经历。18岁的小米，独自出门远上北京学习按摩技艺，三年方小成，识得各部穴位及粗晓医理。此后又五年研习中医理论结合临床按摩实践，于今已十余年矣……听得直发呆，我这种双目俱明的人，尚且经常迷路。问路时人和我一说东南西北，就天旋地转彻底晕菜。想象着一位从未出过门的盲人，独自远离家乡学艺，那该多难啊……对小米佩服不已。小米的经历拍出来，肯定是一部伟大的励志电影！

按摩店老板听说我们是来旅游的，推荐我们去牟尼沟看看，据说此处风景和黄龙九寨堪比。且不远，游人又甚少，云云……见我有兴趣，特地找来地方旅游局出的小册子供我翻阅，虽印刷粗糙，但美景可不含糊。有一张图片深深打动了，是一潭小小的海子，上面开满了幽蓝幽蓝的碎花，隐藏在深树浓荫之中，像神秘园一样。

我看着图片发了会儿呆，伸腿踹了踹旁边的阿亮，冲他嘿嘿笑。阿亮瞄瞄我手里的图册，当即心领神会，说：“好，砚台想干嘛我们就干嘛，明天先不骑马了，我们去牟尼沟！”

回到旅馆，我们向沈前宣布，行程有变动，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去处。我又如此这般把牟尼沟吹嘘了一番，吹得天花乱坠，天女散花，惊天地泣鬼神……然后用一句很煽情的话结束我的介绍：那湖泊是一个梦，存在于现实中的神秘梦境……

沈前同学被彻底征服，眼神都不对鸟，望着虚空的前方，朦胧得很。

于是早早把灯闭了，大家养足精神好明天去寻梦。

在车上，司机介绍说这山上有灵芝，他曾经掰到过。有这么这么大，他边比画边说有人出价若干，他都没有卖。阿亮很感兴趣，详细询问灵芝生长的地方。

果然，到了山上的时候，阿亮就开始寻找灵芝了，连美景都顾不上，还叫我帮